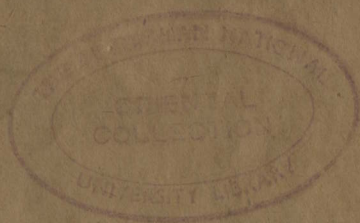


佛道論衡錄

卷一
之三



四五
六



249
4110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唐釋道宣述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閭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卽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僞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

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
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
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
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
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
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
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
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
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
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鏢腹戴爐之

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教舍
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事旣顯將
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涼臺
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
風抑邪通正於斯啟轍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
言瑣瑣黃巾時褻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
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褻貶安得與
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旣
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
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

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丘之
在東魯尙啟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叅疑聖自餘恆
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交
論實繁故商摧由來銓衡敘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
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
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唐釋道宣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五

元魏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七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敘先後事八

集賢堂佛通論復真金卷一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

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還洛陽與道士角神力僧護信爲立寺度人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

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

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叅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

虛符呪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敕遣尙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敕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恆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

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壇沉香爲炬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

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在空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

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
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
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
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
人出家至月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
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
在雒城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畫釋迦
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第二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

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於時三國鼎峙
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
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
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
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
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
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
嗟信情發越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
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敕問尙書令闕澤
曰漢明以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

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

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第三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

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

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郅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佞姦詭以欺眾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
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
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黨猱猿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鸞入海爲蜃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黿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殺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
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

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
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
郡王終後諡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
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
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
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
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天之
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
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

制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
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籙
姦妄奇妖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知
時故迹泯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
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
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
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

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
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
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
籠吉凶豫籠吉凶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
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亨
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
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
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爲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
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
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

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

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摛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戒狄宣導殊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敦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譟張遐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

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尙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於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

器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也不尙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旣相師資非學

如何不善師善非尙賢如何貴愛旣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尙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尙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眾師錫正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

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尙則孝慈道喪老氏旣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

人旣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

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資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昌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梈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恆

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服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

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
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
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
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
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
於聘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
至於虛詠譎怪微詭之言尙滯於一方於而構稱不
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
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
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

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
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
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臣之子
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爲名父之
子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
典遊心史籍常以爲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
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
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
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
鑒誠將來今遂厝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春秋庶擬

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
竭意經綸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
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以
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輒敕納之秘
閣以貽於後潛襲父爵位叅驃騎將軍諮議叅軍見
於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
知爲尹喜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
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
故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典建鴻猷故
班固敘入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

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
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敘老非大
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
於西齋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
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第六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
之興其來遠矣拯濟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
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
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殿加

以飾繪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坐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託跋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興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華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旣位居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燾所仗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爲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掠境徵高東還

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說所先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代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肅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肅納之卽敕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卽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恆湛然

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氏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恆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敕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肅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竄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

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足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敕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卽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憊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

由於此於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理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卽高宗文武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第七

文帝卽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尙之吏部羊玄保

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
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
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正必求性
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
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理並足開
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
夫復何事尙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
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
濛謝尙郗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

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顗等
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
蘭護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濟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
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
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
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

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道生法師學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敘先後事第八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法敎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饒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卽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
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四年
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
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
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
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
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
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
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出何史記法師曰周書異記
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卽是制法聖人當
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
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
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
言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惟佛是眾聖之王四生之
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
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尙
書令元又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
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尙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實衛尉許伯桃吏部尙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

惟一食永絕辛羶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尙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
圓常亦復潛輝鵠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
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曆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散棄迷
知返今捨舊翳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
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
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
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於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
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於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於無際假金輪而
啟物託銀粟以應凡揮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
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况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
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道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
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
樹始於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恆星不見周鑒娠微滿
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

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
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展臨民含光宇宙照
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眾生故
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
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
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
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
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
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
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

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啟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啟至四月十八日中
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
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邠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啟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
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
達者十人親自對校於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
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
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自矜誇衍其道術仍又唱言
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
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
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
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卽尋往覓有僧曇顯

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
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於時名僧盛集顯居
行末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
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
共言耳扶輦將來於是合眾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
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
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我以現一卿可現二
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

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
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
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
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
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糴是味清虛焉
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
絕不復遵事頒敕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
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剃

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於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爲相國魏將曆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

食肉禁鷹鷂去宰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恆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旣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

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盡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音釋

辰

於豈切

胸

音勑

婕妤

上卽涉切

下羊

諸切

惕

去偈切

枹

音昨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枹漢宮因木以名

地在於鄭地也

揚州萬壽寺

寂山老和尚經募文殊庵

比丘

天福

保惠庵

各施洋五元

信林

施洋十元

常州天甯寺清谿識

曲五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識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
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思釋門志欲誅殄而
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
其策潛進李宗排棄釋氏又與衛元嵩唇齒相副共
相菹醢帝納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
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
寐爲僧讚唄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
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敕召有德眾僧名儒道士
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

廢立眾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
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
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
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
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商榷至五月十
五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卽於殿
庭焚之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
眾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
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
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萬化本於無生

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
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
不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
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
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
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
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
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
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爲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

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
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
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
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
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
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
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象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
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
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期出世
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

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况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塞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瘧病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噏弟子尋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

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眾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甯

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

漢嘉平末爲蟒所噏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
生縻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
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
過此之甚矣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籙無端乃云開命門
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
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
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

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
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卽是靈仙
七或制約輪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
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
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
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馱泥中黃

土塗面摘頭懸櫛塹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
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
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
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
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罕有覺
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校莫敢排

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
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
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
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躬
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
詞略云猛以世之濫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
子爲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
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
此傳君子尙不可罔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過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僞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識也

黃初三年下敕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

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可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作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眾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恧次有謫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眾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樵
懷音甯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湑坐此
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
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
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
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
卽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
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
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
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

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
身偈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眾生
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
十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
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事義云朕受天命甯一區
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慙陶化今並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典文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
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陳崇
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
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
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
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於
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
關內以除義非孤立眾各默然下敕催答並相顧無
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眾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

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
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
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
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
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
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
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
法此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

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者仲尼所
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
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
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
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
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
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
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
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並退僧還
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

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
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
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
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
養故目連乞飯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
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
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
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
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

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
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
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
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眾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
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
登卽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
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
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
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注云

近見大唐吏

部尙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
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
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爲滅
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
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開法事
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於時任道琳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

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琳亦早聞正以聞辯故
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旣
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尙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琳
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琳願誓
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
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
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
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
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
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

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
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旣非正教所以
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
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
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
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
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
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
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義遠事高甯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啟王業陛

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尙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甯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

內乖太祖外濶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卽尋除蕩甯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甯非不孝詔曰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尙須休廢况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

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甯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眾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老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

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琳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琳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甯勞布薩貞謹卽成本又何必受戒儉約真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

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甯希般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受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卽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甯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尙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

恆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恆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止可以道廢俗興如

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復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恆

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既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
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
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
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
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
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
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
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薄是則以

僞侈真眾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
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
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
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
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
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
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
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
理甯得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宜然酒不損生何

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

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甯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尙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虛而不實

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防邪前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恆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伎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言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甯知東海

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害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甯識其深若以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甯有同

可同異無同可異同非異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

辯德朕與卿言爲日旣久其間旨趣甯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信誠琳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八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眾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

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啟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佛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於其日殿嚴尊像具

修虔敬於時佛道二眾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敷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養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

道琳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臣審覈

高祖諱邕卽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甯都公敏三年崩諡明帝立弟魯國公卽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當王以僧

緇服彌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旛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高齊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旣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月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贊號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率改皂衣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雉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

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周隋交禪
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
故昌亡亦爲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爲之碎身隨
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
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
東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
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帝無以答遂
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含弘召
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
徵竟不能屈旣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

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
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
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第十四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
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
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敕旨佛教興來多
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
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存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

集賢堂詩集卷之二
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
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爲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
而爲母故泥洹大教化被耆城無爲真道被斯神國
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
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
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
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
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

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鶴已高
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
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
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
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款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
衛梵主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與夫區
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
使周昭降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尊儀相靈
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陵曲沃同座而

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眾矣略舉知之頃俗多
迷疑腸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
蹤行至鄠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枿院宇層重中有宗
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
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地通南山近
坡有一土臺叢樹森聳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
暮宿觀西尹邨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
慧解清明言晤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
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
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爲樓

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
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攜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
周眺久之東南高崗卽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
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
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
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
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
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
之北槐里古城基址尙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
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

代冢跡今遠訪問流沙卽燉煌鳴沙之地是也彼有
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聘往
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爲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
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
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
聘行不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爲實錄自餘虛引
未足稱之故隋尙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
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
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
人奉佛道不能化云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

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詣想有識者
顧此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
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同州般若尼寺於時赤光照
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
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啼有
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
尙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
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

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
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
爲寺以兒委尼不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
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
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
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
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
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願羣
臣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
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

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
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
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
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於地府感發神瑞充
物耳目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
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
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
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
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
盛時旣非遙故略其敘於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

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府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於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爲國師尊稱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卽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眾僧下書優問慇懃委曲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眾行道如師存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敘昔緣情款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重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

預懷致使交論興言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音釋

覘丑廉切狷俱犬切獠音老慝尼六切枿吾割切櫛落蓋切祿祝詛

揚州萬壽寺寂山老和尚經募

鏡之代募能傳師太手洋十一元

天福 施洋五元 隆泉 施洋十角

常州天甯寺清鎔識

上

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十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十八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

以抗事十九

太宗下敕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二十

皇太子集三敎學者詳論事二十一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二

辛十三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二十三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二十四

太宗敕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二十

五

太宗詔令契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覆

事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十七

皇唐啟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

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

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

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

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

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

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

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

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

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

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

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
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
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
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
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
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
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
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

既不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閭里咸
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
明僧威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
各疎佛理曲陳邪正皆是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
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
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
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
文志所紀眾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

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
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
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暮詎免四流浩瀚
爲煩惱之波六趣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
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
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
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
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
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
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

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
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
言也文有三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羣篇家藏一本
心口常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
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
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啟儲貳
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
故奕奏狀因之遂寢得使釋門重儆琳有其功東宮
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
來琳姓陳氏潁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爲縣

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閱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糾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宮乃尹喜之宅延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邨尹長樂者邨中魁岸卽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草爲樓於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卽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

不住流沙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紂徵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住久處無由得成探蹟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槩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飛丹瀟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旣暢窮力搜求乃見乾

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
目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
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進喜
踏駿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遂依而
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罔冒凡聖
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
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
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
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
傍求斯卽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

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
但敘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十八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
擬敘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珍道俗敦敬
眾所樂推以爲導首於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
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
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
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躬
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無所慮師

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既最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
眾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
敘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
止皇儲以下爰逮羣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
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眾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
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
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
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
曰天上天下惟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
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
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
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
者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卽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
能法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卽是道道亦得
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難
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卽法自然自然
不卽道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卽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卽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

應卽是地法然於天天不卽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
不卽道若自然卽是道天應卽是地於是仲卿在座
周樟神府抽解無地忸怩無答當時榮貴昌言道士
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
應機河寫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
皇儲懿戚左右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
博士祭酒張喉愕視束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
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
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

求於無上正真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
云阿耨菩提晉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
於事可知乘略答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
洲聘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
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
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謂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曄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
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
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

既闕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甯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鳥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獨

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之揚扇足爲萬代之舟航可尙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

學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雄伯電
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春坊因
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
成雄邑召往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
末遼海衰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
兩禪室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
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闡及帝往江都
留乘洛邑常事恆業不擁素風皇泰初元彌崇敬重
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

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
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
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眾望又處其員
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卽隋煬國師
智顗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住慧日舊曾同
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恆准所以秦國福
供並入勝光寺乘達帝城弘通無倦福智二巖與時
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
畫繪瓊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
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傾名貌如摛錦

能使智人傾心清耳聆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得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
爲心言問所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
士也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賻贈榮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以抗
事第十九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恆
加訕謗與傅奕屑齒結構誅剪釋宗卿著十異九迷
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敕京立
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

嚴敕行下無敢抗言五眾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
出帝氛禳廓清太宗素襲啟聞薄究宗領登卽大赦
一切休甯僧還本寺佛日還明法琳前造破邪論道
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
論以擬之一表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
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寓爲之注
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敕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者聞之
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神則理

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閩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爲之功宜

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其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

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

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爲幕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眾中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敕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前實攜京邑大德

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
之實曰深知明詔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
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
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輕聖何名師資
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下可選地邪
住須量處省事爲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上

